

ODI PICOULT

姐姐的守护者

MY SISTER'S KEEPER

—— 不管你是谁，你的心里总有一部分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他人 ——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林淑娟 译



J O D I P I C O U L T

姐姐的守护者

MY SISTER'S KEEPER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林淑娟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姐姐的守护者 / (美) 皮考特著; 林淑娟译. — 北

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7

ISBN 978-7-5502-4799-4

I. ①姐… II. ①皮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9536号

MY SISTER'S KEEPER

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2004 by Jodi Picoul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5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5-2685

姐姐的守护者

作者: [美]朱迪·皮考特

译者: 林淑娟

责任编辑: 陈昊 王巍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杨菊蓉 梁余丰

封面设计: 陈艳丽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338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4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4799-4

定价: 4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序 曲

没有人会发动战争——或者该说，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该那么做——在没有先理清他的想法、他预备在那个战争中达成的目标和他打算如何指挥之前。

——卡尔·冯·克劳塞维茨，《战争论》

三岁的时候，我想杀死我姐姐，这是我最早的记忆。那个记忆如此鲜明，我如今还不时想起当时她的鼻尖隔着枕头套抵着我的手掌的感觉。她不可能抵抗得了我，不过，我还是没能成功。爸爸走进我们的房间，他要送我们上床，跟我们道晚安，这刚好救了她。他领我回我床上，对我说：“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。”

等我们大一点，我似乎是个不存在的女儿，除非和她有关。我们的两张单人床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阴影，我每每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睡觉，都会细数有哪些死法：在她的谷片食物里下毒；到海边被退潮的水流卷走；被闪电击中。

最后，我虽然没有杀死我姐姐，但她自己想杀死自己。

或至少，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。

星期一

兄弟，我是火，
在海底波涛汹涌，
我将永远不会遇见你，兄弟——
总之，许多年也不会；
或许千万年，兄弟。
然后我会警告你，
拥你靠近，缠着你转圈圈，
利用你并改变你——
或许千万年，兄弟。

——卡尔·桑德堡，《家族》

安娜

小时候，我觉得最神秘的事情不是“娃娃是怎么生出来的”，而是“为什么要生小孩”。制造娃娃的技术性问题我懂——我哥哥杰西曾提供过那方面的资料——不过那时我就确定他听来的有一半是错的。当老师转身，班上其他跟我一样大的小孩都忙着在教室里的字典上找“阴茎”和“阴道”的解释时，我则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不同的细节上。例如，为什么有些妈妈只生一个小孩，而有些家庭的繁殖力似乎特别强。或者像学校里新来的女同学席多娜，她会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，她的名字是以她父母度假时制造出她的地方来命名。（我爸爸以前常说：“幸好他们不是去泽西城度假。”）

现在我十三岁了，这种情况更加复杂：一个八年级学生因为惹出麻烦而退学；一个邻居故意受孕，希望能因此阻止她丈夫诉请离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外星人登陆地球，研究地球人为什么生小孩，他们的结论会是：大部分人的小孩都是在无意中制造出来的，或因为他们在某个晚上喝多了，或因为避孕措施并非百分之百可靠，或因为其他一千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
我的出生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。我不是大量廉价酒的结果，也不是由于满月或头脑发热。我之所以会出世，是因为一个科学家设法将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结合起来，创造出一个特别宝贵的基因

原料。事实上，当杰西告诉我娃娃是怎么来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相信他。我决定问我爸妈事实的真相，我得知的比我预期的多。他们要我坐下，告诉我正常小孩是怎么来的那一套，他们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选择我这个小胚胎，因为我可以拯救我姐姐凯特。“我们因此更加爱你。”我妈很肯定地说，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孩子。”

不过，我仍然存疑，如果凯特的身体健康，情况又会是怎样？我很可能还在天堂飘浮，或者在某个地点等候附着到另一个身体上，预备被发配到地球一段时间。当然，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。你懂了吗？我和其他自然受孕的孩子不一样，我不是因为意外而来到人间。如果你的父母为了一个理由孕育你，那么，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。因为，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，你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。

当铺里可能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那里仍然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。出了什么事，必须典当一个闪亮如新的钻石饰品？谁这么急需用钱，连一个少了一只眼睛的玩具熊也要卖？走向柜台的时候，我怀疑老板会不会看一眼我要典当的项链，然后问我同样的问题。

站在收银台前的人，他的鼻子形状像颗芜菁甘蓝，眼睛深凹，我无法想象他能看得够清楚，可以执行他的业务。“你需要什么吗？”他问。

我拼命稳定心神，才不至于转身走出门，假装我是搞错了才走进来的。唯一能使我安心的是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站在这个柜台前，拿着从来没想过会与自己分离的东西的人。

“我有东西要卖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你难道要我猜是什么吗？”

“喔。”我吞下口水，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个小盒子链坠的项链。“这是14K金的。”我竭力推销，“几乎没有戴过。”这句是谎言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戴了七年没有拿下来。这是我六岁的时候，在一次抽取骨髓后，爸爸给我的。他说，我给了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，值得拥有自己的。看到搁在柜台上的项链，我感到脖子轻颤了一下，觉得赤裸裸的。

当铺的老板戴上眼镜，那使得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了正常的大小。“我可以给你二十块。”

“美金？”

“不是美金是比索吗？你以为是什么？”

“它值那五倍的价钱呢！”我猜的。

老板耸耸肩。“需要钱的人不是我。”

我拿起项链，打算完成交易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我的手指像救生爪那样，紧紧钳住项链。我努力用意志力扳开手指，满脸发热通红。仿佛过了一个钟头那么久，项链才落进老板摊开的手掌里。他看着我的脸，语调温柔多了：“就说你搞丢了。”他送给我一个免费的建议。

如果韦先生决定把“怪人”这个名词放进他的大字典里，安娜·费兹杰罗一定是他找得到的最好的定义。不只是长相：她瘦得像难民，胸部平得像飞机场，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像泥巴，点点相连的雀斑散布在脸颊。让我告诉你，别用柠檬汁或防晒霜淡化雀斑，或者更可悲的方法，用磨砂纸。没用的，上帝显然在我出生那天情绪不佳，因为他把这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身体密码，混进了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需

要的基因里。

我爸妈试着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但那只是相对而言。事实上，我从来都不是个正常的小孩。老实说，凯特和杰西也都不是。我想或许我哥哥在他四岁之前，凯特还没被诊断出毛病的时候，曾在阳光下享受过他的童年，可是自从凯特发病，我们都忙着迅速长大，没有余力去回顾过去。你知道大部分小孩对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是怎么想的吗？如果一块铁砧掉下来打到他们的头，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人行道继续走。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事。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总会在晚餐桌边给死神保留一个座位。

凯特是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（APL）患者。事实上，那并不完全属实——现在她没发病，不过那种病仍潜伏在她身体里，就像熊在冬眠，不知何时会苏醒，发出怒吼。她两岁时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病，现在她十六岁。分子复发、粒细胞和静脉插管，这些是我常翻查字典的字眼，即使我从来不曾任何学力测验的试题中看到它们。我是个同种异体的捐赠者——兄弟姐妹间的完美配对。当凯特需要白细胞或干细胞或骨髓，来欺骗她的身体以为她是健康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些东西的来源。几乎每次凯特住院，我也要去报到。

那些都不算什么，除了我自己告诉你的，其他你听来的有关我的一切都不必相信。

我正要上楼的时候，我妈从她的房间出来，又穿着一件新的晚礼服。“喔，”她转身背对我说，“你正是我想找的女孩。”

我帮她把背后的拉链拉上，看着她转身。我妈妈如果过的是别人的人生，她会更漂亮。她有一头深色的长发，锁骨优美得像公主，可是她的嘴角老是下垂，好似她吞下的尽是苦涩的消息。她没有多少自由的时间，要是我姐姐身上出现淤青或流鼻血，我妈的行程表就得大

幅度地修改。她有时间的话就花在蓝飞服装网站上，荒谬地订购一些她根本没有场合可以穿出门的华丽晚礼服。“你觉得怎样？”她问。

晚礼服集合了晚霞的所有颜色，它的质料使她移动身体时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这是无肩带的，就是那种明星会穿着走红地毯的礼服——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罗得岛上达比市郊区的房子里。我妈妈把她的长发在脑后盘起挽成髻。她床上还有三件晚礼服——一件是黑色紧身的，一件缀着椭圆形的玻璃珠，另一件似乎太小了。

“你看起来……”

很疲惫。这个回答卡在我的嘴巴里冒泡。

妈妈僵直地站着，我怀疑我是不是说漏嘴了。她伸出一根手指，对我轻嘘，然后耳朵歪向敞开的门口。“你听到了吗？”

“听到什么？”

“凯特。”

“我没听到声音。”

可是她不相信我的话，因为只要有关凯特的事，她谁的话都不听。她快步上楼，打开我跟凯特的房门，发现我姐姐歇斯底里地躺在床上，就像她的世界又崩溃了。我爸爸是个业余天文学家，他曾试着对我解释宇宙的黑洞，他说黑洞具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，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，甚至连光线也会被吸进它的中心。像现在这种时候就仿佛出现黑洞，不管你抓住什么，你终究会被吸进去。

“凯特！”妈妈扑跪到床边的地上，那件愚蠢的晚礼服下摆在她周围堆挤成一团，“凯特，甜心，你哪里痛？”

凯特抱着一个枕头，泪如雨下。她淡色的头发濡湿了，一条条黏在脸上，她的呼吸过于急促。我仿佛被冻住了，呆立在房门口，等候指示：打电话给爸爸，打电话给911，打电话给钱斯医生。妈妈还

没发号施令，紧张地等待凯特吐露她的情况。“是裴斯顿，”她抽泣道，“他永远离开瑟琳娜了。”

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电视，屏幕上一位金发帅哥注视着一个哭得像我姐姐那么凄惨的女人，然后走出房间摔上门。“你到底哪里痛？”妈妈问，她仍然确信凯特不只是为了剧情哭。

“喔！我的天！”凯特吸吸鼻子说，“你知道瑟琳娜和裴斯顿经历过多少波折吗？你知道吗？”

我放松下来，知道现在没事了。在我们家，“正常”像一条太短、盖不住整张床的毯子——有时候可以刚好盖住你，其他时候可能会害你冷得发抖。更糟糕的是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两种情况会发生哪一种。我坐到凯特床边。我虽然只有十三岁，却已经比她高，经常有人误认为我是姐姐，而她是妹妹。在这个夏天的不同时段，她已经先后迷恋上了这出肥皂剧里的主要男性角色——卡拉汉、怀尔特和莱姆。现在，我猜她又迷恋上了裴斯顿。我自告奋勇地说：“还有遭绑架的惊吓。”我对情节知之甚详，凯特要我在她去透析的时候，录下这个节目。

“她差点错嫁给他的孪生兄弟。”凯特补充。

“别忘了他还曾因为船难昏迷了两个月。”妈妈加入了我们的谈话，我想起她以前在医院里也会陪凯特看这个节目。凯特似乎终于注意到妈妈的装扮。“你穿的是什么？”

“喔。我想把它退回去。”妈妈站到我面前，让我帮她拉开拉链。看精美的邮购目录会引发其他母亲难以抑制的购买冲动，但对我妈而言，她可能把它当成一种健康的休闲活动。我怀疑她要么是喜欢她试穿过的衣服再穿到别人身上，要么是喜欢不适合能退回的机制。她认真地看着凯特问：“你确定你没有不舒服吗？”

妈妈离开我们的房间后，凯特躺低了一点。我只能这么形容——血色自她脸上迅速消失，她的脸色与枕头一样白。每次她的病重一点，她的脸色就更苍白一点，我害怕有一天醒来会完全看不到她。

“走开，”凯特命令道，“你挡住电视了。”

我走开坐在我的床上。“只不过是下集精彩预告。”

“如果我今天晚上死掉，我想知道我会错过什么。”

我拍松我的枕头，将它立起来枕着我的头。凯特和平常一样换了个枕头，那样她的枕头就不会硬得像石头，不时有松软的枕头可以枕。她应该有较舒服地享受，因为她比我大三岁，因为她是病人，因为月亮在水瓶座——总是有理由。我斜眼看电视，希望可以转台看其他节目，但我知道希望渺茫。

“裴斯顿看起来像是塑料做的。”

“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听到你对着你的枕头低声叫他的名字？”

“闭嘴。”我说。

“你才闭嘴。”然后凯特对我微笑，“他可能是个同性恋。真浪费，枉费我们费兹杰罗姐妹都……”她突然顿住话，整个人痛苦地缩了一下，我翻身转向她。

“凯特？”

她揉揉她的腰背。“没什么。”是她的肾在折磨她。

“要我叫妈妈来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她把手伸向我们的床之间，我们的床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两只手臂长，我们两个都伸出手来就可以碰到对方。我也伸出手。我们比较小的时候会握手搭桥，看看我们的手臂上可以放几个芭比娃娃，还能保持平衡。

最近我常做噩梦，在梦里我被切成好多块，我想把自己拼回去，

却少了几块。

我爸爸说火会自己烧完，除非你开窗给它燃料。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，差不多就是那样。可是，我爸爸也说，当火烧到你的脚后跟了，如果你想逃的话，就必须打破一两道墙。所以当凯特吃过药睡着了，我便拿出藏在床垫和封闭式弹簧之间的皮夹，走进私密的浴室里。我知道凯特会偷看我的东西，因此在拉链的链齿间夹了一根红线，那样就能知道是否有人没经过我的允许偷翻我的皮夹。不过，红线虽然已经拉断了，皮夹里的钱并没有减少。我转开浴缸的水龙头，那个声音为我制造了进浴室的理由，然后我坐到地上数钱。

加上我从当铺换到的二十元，我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。还不够，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杰西买他的旧吉普车时也没有两千九百元，银行贷了一些钱给他。当然，我爸妈必须在文件上签字。我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，他们会为我担保吗？我再数一次钱，以期钞票奇迹似的繁殖滋生，可是数学就是数学，总数仍然一样。然后我阅读报纸的剪报。

坎贝尔·亚历山大。我觉得这个名字逊毙了。听起来像是很贵的酒吧调配出来的酒名，或是经纪公司的名字。可是你无法否认这家伙过去的辉煌记录。

要去我哥哥的房间，得先走出我家，他就喜欢这样另类。杰西一满十六岁就搬进了车库的阁楼——那是完美的安排，因为他不希望我爸妈看到他在干吗，而我爸妈也不是真的想看。他用四个雪地防滑的深沟轮胎挡住通往他小窝的楼梯，那里有个用纸箱围成的小墙，一张橡木桌倾斜地靠在墙上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杰西弄的这些障碍物只是为了给他自己更多挑战。